





將將紀卷之八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富春馬邦良君遂梓

帝紀

唐太宗下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于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厲精之主也



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一日萬機豈能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則惟取受成雖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盡心竭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勅百官自今詔勅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見

勤政雖帝王之美而任人尤致理之要天下亦大矣多疑好察

視天下舉無一人可任者此固隋之所以亡也而太宗乃能鑒之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端拱於穆清而總其成焉仍令百官執奏勅行之未便者而又戒其阿從不盡已見靖獻者何必比干乎固人人共有之心上謂侍臣曰朕觀煬也  
帝文辭亦知是堯舜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遠魏徵曰君雖聖哲猶當虛己受人故知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才自用故口誦堯舜而身履桀行曾不自知以至於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初議者皆謂人主當獨運威權又云宜振耀威武征討



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帶刀宿衛並

襲衣冠徵之力也創業之君國威方振急於布德施仁脩文而天下以歸心中季之主萬幾業勝豪猾伺隙生奸所宜克詰戎兵飭武備而農萌乃不作此張皇六師召公所以致警於成康也酋長帶刀宿衛誠文德所綏頡利成擒亦自是武功之效魏徵蓋曉暢政

延陀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曰願勅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幸霧州

召真珠可汗會親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遠方朝服今親幸霧州以愛主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又多以羊馬為聘經涉沙磧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褚遂良上疏曰往者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今一朝改悔得少失多使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上不聽薛延陀先無府庫至是厚歛諸部以充聘財諸部怨叛薛延陀由是遂衰高麗泉

薛延陀 劉長



蓋蘇文弑其王建武上聞之曰蓋蘇文弑其君  
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  
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對  
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  
為隱忍使彼得自安必更驕惰討之未晚上曰  
善于是遣使持節冊命高藏為遼東郡王新羅  
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朝貢之路  
上欲自討之群臣諫皆不聽十八年車駕幸洛  
陽命房玄齡留守京師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

大總管亮帥舟師自萊州泛海趨平壤世勣帥  
步騎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下詔親征高麗  
突利可汗有衆十萬數被薛延陀攻伐不能禦  
其衆悉南渡河請處于勝夏之間上許之群臣  
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  
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  
征上曰夷狄亦人耳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  
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  
其情可見矣突利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武



衛將軍十九年春正月庚戌上自將發洛陽以  
特進蕭瑀為洛陽留守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  
宗攻高麗蓋牟城拔之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  
石張亮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五月己巳拔之  
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立孝忠等曜兵於鴨  
綠水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上自將數百  
騎至遼見士卒負土填塹分其尤重者於馬上  
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世勣等攻遼東城晝  
夜不息上復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里鼓譟

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末藝  
其西南城樓延燒城中麾將士乘執登城高麗  
力戰不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  
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為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  
烏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  
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何  
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  
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遂克之并克蓋牟城丁  
未車駕發遼東至安市城攻之丁巳高麗北部



三頁十四  
釋薩延壽帥兵十五萬救安市直進至安市城  
四十里上命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  
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兢進乘之  
至安市城東八里依山而陳高麗合靺鞨兵長  
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拒王師平壤  
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  
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延壽曰我以  
爾國疆臣殺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  
心入爾境以芻粟不給取爾數城俟爾國脩臣

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設備上夜召文  
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正兵萬五千陳西嶺長孫  
無忌將奇兵萬一千自山北出於狹谷衝其後  
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勅  
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  
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  
欲戰上望見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  
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  
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



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即召見拜為遊擊將軍已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降入軍門膝行拜伏請命上簡耨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遣之稽顙歡呼聲聞數十里外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兵精并謀其城主材勇建安兵弱糧少若出不意攻之必可克也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矣世勣對曰建安在南海安市在北吾軍

糧在遼東今踰安市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安市人望見上旌蓋輒乘城鼓譟上怒甚世勣請克城日盡阬之安市人聞之守益堅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敢不獻誠安市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衆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



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  
宜乘高麗洵懼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  
平壤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  
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上乃止督諸軍急攻安  
市江夏王道宗率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  
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  
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  
塞其缺竟不能克上以遼左早寒草枯師衆役  
久糧食將盡乃勅班師耀兵於城下而還城中

屏跡不敢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能固守賜  
賚百疋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  
騎四萬為殿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潦水深以車  
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助役冬十月丙申朔至  
蒲溝度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勅然  
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  
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  
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驛  
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



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

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高麗之伐幾續

隋亡太宗舉動之乖莫此為甚墮碑停昏頃方有譴魏徵而及此失意之際乃追思之為之祀

以少牢召妻子勞慰之雖始之不能抑貪功之

心而終事不復蹈護短之轍嗟夫官渡敗而豐

誅韓原獲而鄭戮彼二君之用李世勣擊降薛

延陀回紇諸部皆來朝詔以為六府七州各以

其酋長為都刺史各賜金贈遣之諸酋長奏請

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叅天可汗

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于是北荒悉平上將復

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卒

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

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于奔命釋耒入

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

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達李世勣水陸

並進以討之龜茲王寢失臣禮漁獵隣國上怒

遣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執其王素玄以為瀚

海都護統瀚海等五府臯蘭等七州上問侍臣



曰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  
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群臣咸頓首稱頌功德  
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  
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能若已有之人之  
行能不能無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  
往往進賢則欲寘諸膝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  
見賢則敬之不肖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士陰  
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  
于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鞏賤夷狄朕

獨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  
朕所以全今日之功也自古帝王闢疆域之廣  
夷為一統者無如唐太宗推原所以天下皆自於知  
人任人得之何代無才自足以了天下之事惟  
時無知人之主鼓舞而驅策之此國執所以日  
類而事無賴也討隨所使未嘗乏人奴僕縮  
於其時東征西討六師之寄充乎虎躍龍驤  
大將之符俘囚總六師之寄充乎虎躍龍驤  
用之不盡彼豈不與他主同區宇撫御哉而何  
其豪俊之多也太宗有成功推其五事加於  
往代而其中四者總之納善容賢知人而善突  
任使之也其成功之出於衆也不亦宜乎  
厥部衆離叛帝力圖進取以兵部尚書李靖為  
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



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邪於是帳部皆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北帝曰昔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卒降匈奴其功尚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上以李靖為定襄道總管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撫之頡利雖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諜知

之謂李世勣張公謹等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實難詔使既到虜必自安若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其所欲公謹曰上已約降行人在彼柰何靖曰機不可失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衆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擒其子壘羅施殺義



成公主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保相  
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  
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奏靖持  
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曰昔隋  
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則不然赦公  
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疋增  
戶至五百已復諭之曰向人譖公今朕悟矣加  
賜帛一千疋遷尚書右僕射功名之際自昔難  
居忌口多方莫測  
所自非藉人主明雖以李靖之功其能免新息  
之疑史萬歲之戮哉而况其違詔旨促天使又

自有貽人口實者乎太宗於聞謗既不廢其功  
及既悟又復加其秩古稱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宜為君者也若太頃之告老優詔獎許之以檢  
宗者良似之矣  
校特進就第賜靈壽杖吐谷渾之寇邊也帝思  
之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  
老尚堪一行帝喜甚以為西海行軍大總管任  
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  
管兵皆屬焉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  
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惟靖  
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



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殺死靖更  
 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醜生軍繇鹽澤道後期  
 靖薄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議告靖  
 謀反有司按驗無狀醜生等以誣罔論死靖改  
 封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  
 積石山旌其功後靖病甚帝幸其家撫之流涕  
 薨贈司徒給班劔羽葆鼓吹并州大都督長史  
 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附上嘉  
 之謂侍臣曰昔隋煬帝不精選賢良安撫邊境

惟勞民力築城朕今委任世勣使夷狄畏威塞

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有顯允之方叔則

之吉甫則萬邦惟憲此自昔帝王馭夷狄安中

國之上畧也得人則畫地可守非人則雖洪河

大山不足恃也况區區數仞之崇墉乎太宗以

能任李勣過煬帝之築城信矣然設險守國亦

自是王公所不廢也惟特險徵拜兵部尚書未

赴京會薛延陀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

李思摩部落命世勣為朔州行軍總管率輕騎  
 三千追及延陀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  
 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為縣公



勤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療上即自剪鬚為  
 其和藥勅頓首泣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及帝  
 寢疾謂太子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  
 當授以僕射必為汝致死力乃出以為疊州都  
 督高宗即位召還拜為洛州刺史加開府儀同  
 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叅掌機密甚矣人之難知也勳初事李密  
暨其降也不背密以邀功已密誅復請於朝為  
服練壘其塚忠於所事如此乃高宗立武氏舉  
朝諍之謂不可而勳獨贊而成之以貽唐祚之  
禍是何其忠於事密乃不忠於事高宗哉則不  
學無術知以狗主為忠而不知為社稷計也而  
太宗乃屬其子以恩結之嗟乎蓋至於感恩而

後圖報則其忠也淺矣太宗之討劉武周也  
宗於是乎不得為智矣

尉遲敬德為武周將與宋金剛來拒金剛敗奔  
 突厥敬德收餘衆城守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  
 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城降太宗  
 大悅賜以曲宴引為右一府統軍降卒八千還  
 令敬德統之屈突通慮其為變驟以為請王曰  
 昔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並能效命今孤委任  
 敬德何疑之有已而武周降將多叛去衆疑敬  
 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咸言敬德情志未附其



人勇健非常留之貽後悔太宗曰孤所見異是  
 敬德果翻背豈在尋相後耶遽釋之引入卧内  
 賜以金寶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  
 終不聽讒言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應欲去者以  
 此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敬德感泣是日因  
 從獵榆窠忽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  
 將單雄信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  
 墜馬賊徒稍卻敬德翼太宗以出更率騎兵與  
 世充戰其衆大潰擒偽將陳智畧獲排稍兵六

千人太宗謂敬德曰比衆人證公必叛天誘我  
 心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其相報之速賜金一  
 篋此後恩眚益隆豪健之輩未必心膽不忠然其氣貌昂藏俾人望而不信  
 自昔降將以此枉殺者多矣非太宗之智能照  
 燭畧能駕馭視彼兇彊之輩若撫摩其子弟而  
 馴帖之也則如敬德者豈復有餘命為唐翊運  
 之元功乎然則非敬德能忠唐則太宗之能用  
 敬德也此人才所以惟上所使也突厥來寇授涇州道行軍總  
 管以擊之敬德輕騎出挑戰殺其名將賊遂敗  
 走敬德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  
 必面折之由是與執政不協嘗侍宴慶善宮有



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合坐我上任城  
 王道宗喻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太宗不  
 懌而罷謂之曰朕每讀史見漢祖功臣被戮意  
 每尤之及居大位務欲保全卿何屢犯憲法方  
 知韓彭夷戮非漢祖咎也國家惟賞與罰非分  
 之恩不可數行幸自脩飭無貽後悔昔呂蒙勸  
吳主謂天  
 下未定鬪將如其寧必容忍之此所謂用人之  
 勇去其暴也太宗既知敬德之長不可捨而又  
 知敬德之短不可容溫顏以撫之屬詞以飭之  
 宛若慈父之愛成其子弟也此敬德所以悟而  
 脩飭晚能杜門不出以保其終也則以為鄜州  
 太宗成全之造也君恩同罔極信哉

都督人有讒之者上面謂之曰人或言卿反何  
 也敬德對曰臣從陛下征伐身經百戰今之存  
 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  
 衣投地出其瘕瘕而泣上流涕撫之大軍之討  
 高麗也令道宗與李靖為前鋒濟遼水尅蓋牟  
 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  
 徐進道宗不可曰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輩  
 職在前鋒當清道以待鑿輿何待之有乃與壯  
 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靖因合擊大破



之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後攻安市  
 城築土山土山崩道宗失於部署為賊所據歸  
 罪於果毅傅伏愛斬之道宗跣行詣旗下請罪  
 太宗曰念昔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  
 山之失且非其罪也釋不問雖水敗將異日並  
 常必以一青掩德則釁鼓之累臣又何以恢西  
 土霸業乎道宗雖失計於後已立效於初其功  
 過有足當者矣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為其針  
 賜以御膳長孫順德有佐命功賜真食千二百  
 戶并以宮女常令宿直內省後順德監奴受人

餽絹太宗謂近臣曰順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勳  
 若能勤覽古今以自鑒誠弘益國家者朕當與  
 之同有府庫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冒至是然惜  
 其功不忍加之罪也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  
 之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賂柰何又  
 賜之絹太宗曰人性至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  
 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順德以酬功罰以懲慝  
 賅枉法此必誅之罪也太宗不知之乎誠念夫  
 創造之艱難而不忍見功臣之駢首以就戮也  
 賜絹之辱豈真過於用刑所謂殺之何益  
 其用恩也婉矣胡演經生耳烏能達此尋坐



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其  
像閃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為順德方類  
然醉召拜澤州刺史復其爵邑順德素多放縱  
及此折節為政號為明肅先是長史多受百姓  
餽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為良牧太宗討平  
劉黑闥以薛萬均驍勇引為右二護軍恩顧甚  
至隱太子亦愛之引置左右及建成誅萬徹率  
宮兵戰於玄武門鼓噪欲入秦府將士大懼梟  
建成首示之萬徹乃退與數騎亡終南山太宗

累遣使諭意萬徹乃來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

也歷遷殿中少監

王珪魏徵勸太子除秦王者乃建成甫誅拜為諫議大夫

萬徹率宮甲鼓噪攻玄武門及見太子死乃避  
匿山中而太宗以為忠於所事歷遷至殿中少  
監馬胸襟眼孔迥與眾殊蓋非胸襟大鳥能忘  
離而非眼孔高何能識士如德宗猜忌一語參  
差即疑為賊人行間謀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  
矣惡能得天下之心乎

徹為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  
稍卻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  
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俄而  
師都見殺城降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



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及靖擊吐谷渾請  
 之同行既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猝  
 與虜數千騎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  
 還謂諸將曰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  
 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授左衛將軍尚丹陽  
 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武衛大將軍上嘗召  
 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于丹霄殿各賜以  
 膜皮萬徹預焉太宗意賜萬徹而忽呼萬均因  
 愴然曰萬均朕之勲舊不幸早亡豈其寃靈亦

欲朕之賜邪令更取膜皮呼萬均名賜之焚於

殿前侍坐者無不感歎文武竝有間生之才忘

盡其器用情之可恨有過於薛萬徹者乎太宗

脫之俘囚而拜為統軍引置左右恩渥矣乃去

事東宮已復領兵為之効死彼其時得志豈復

有太宗哉而太宗方委曲以招之高官大爵以

寵之曾不以之介於心焉此萬徹兄弟所以奮

不顧身為國家効功於朔漠也至膜皮焚賜又

幾同枯骨之仁矣有萬徹在軍中仗氣凌物人

人心者能無激乎  
 或奏之太宗謂之曰上書者多論卿與諸將不  
 協朕錄功棄過不罪卿也劉師立者宋州虞城  
 人初為王世充將軍親遇甚密洛陽平當誅太



宗惜其才而免之以爲左親衛太宗之謀建成  
元吉也引與之籌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  
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  
超拜左衛率尋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  
絹五十疋有告師立自言眼有赤光體有非常  
之相姓氏又應符讖者太宗召謂曰人言卿欲  
反如何師立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五品身  
材駑下不敢輒希高遠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  
命許國暨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已

循躬已踰涯分何敢言反太宗曰知卿不爾此  
妄言耳賜之帛六十疋延入卧内慰撫之

太宗馭

諸將既有不測之威使人畏而又有不測之恩使人感聞誇之生以一語開其心腹破其奸萌已復厚爲之賞以慰撫之其處尉遲敬德劉師立竝用此道此美主之奇術所以能鼓舞一世

也將軍丘行恭者性嚴酷僚列皆懾憚之數坐

事解免太宗思其功不踰時輒召復之初從討  
王世充會戰於邛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彊  
弱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  
者所殺傷甚衆旣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



行恭從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  
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無敢前者然後下馬  
拔箭以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  
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  
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  
昭陵闕前右武侯將軍張士貴破反獠還太宗  
勞之曰聞公親蒙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無  
以加也朕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僅聞其語  
耳於公真見之矣文德皇后之塋也段志玄與

宇文士及分統士馬止宿於章武門帝夜使宮  
官至二將軍處宇文士及開營內使者志玄閉  
不內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  
曰夜中不辨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  
曰此真將軍矣雖周亞夫何以加焉後授金州  
刺史封褒國公劉仁軌汴州尉氏人少恭謹好  
學遭隋末喪亂不遑專業每行坐所在輒書空  
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  
任瓌每上表輒以草示仁軌爲之改定數字瓌



甚異之赤牒補息州叅軍稍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仁軌特加誠諭期不再犯而寧暴橫恣甚遂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敢殺折衝遽追入與語竒之擢授櫟陽丞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本蕃貞觀九年率衆內屬拜左騎衛大將軍歲餘令尚衡陽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典屯兵於苑內及平高昌諸人咸即受賞社爾以未奉詔旨秋

毫無取既降別勅乃受之及所取者老弱故弊而已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并雜綵千段賜之仍令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契苾何力其先鉄勒別部之酋長也父葛隋大業中繼爲莫賀咄特勒特勒死何力時年九歲降號大俟利發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七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渾軍次赤水川萬均



率騎先行爲賊所攻兄弟皆中鎗墮馬徒步而  
鬪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  
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由是  
獲免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力復欲襲之萬  
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  
水草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恐鳥驚魚散一失  
機會安可傾其窠穴乃自選驍銳千餘騎直入  
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  
牛羊二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

還有詔勞於大斗拔谷萬均排毀之欲攘爲己  
功何力不勝忿懣拔刀起欲殺之諸將勸止之  
太宗責問其故何力乃言萬均敗衄事太宗怒  
將解其官迴授何力何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  
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爲陛下厚蕃輕漢轉相  
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  
輩固非所以安寧之也太宗乃止十六年詔許  
何力覲省其母兼巡撫部落時薛延陀疆盛契  
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部聞之大驚曰主上



於汝等恩厚任我又重何忍乃圖叛逆衆不從  
共執何力至延陀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  
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  
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今割左耳以明志不可  
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  
聞何力入延陀即明非其本意曰此人心如鐵  
石必不背我會自延陀至者言其狀太宗  
乃泣謂群臣曰契苾何力竟何如還乃遣兵部  
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陀許降公主求何力還

拜右驍衛大將軍

有君不患無臣如風虎雲龍

不信也太宗晚年宿將盡矣存者老矣而張士貴薛仁貴奮於行伍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拔

於夷俘劉仁執擢於縣尉如江河革興効功宣

甄別之者上朝暇時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

於顯德殿庭諭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相盛

衰軒轅善用五兵故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

召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逮隋不使兵士素習  
干戈故突厥來侵莫之能禦致遺生民塗炭今  
我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唯習弓馬閑



居則為汝師禦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  
 以少安於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庭前教射帝  
 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  
 者曰先王制法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  
 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禪卒之人彎弧縱矢於  
 軒陛側陛下親在其間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  
 王者以四海為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柰何宿  
 衛之士亦存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  
 皆為精銳軒陛彎弧縱矢若非太平之觀而又  
 以人主身在其間尤有意外之慮太

宗不知之乎顧其威神足以懾眾而恩意可以  
 感人有不可常理律者所謂閑居則為爾師  
 禦寇則為爾將蓋是實語實事由是人思自効  
 不數年而宿衛皆干城之士矣此所以四征不  
 庭而無思不服也則太上嘗言自少經畧四方  
 宗安不忘危之效也  
 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疆弱常以吾  
 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  
 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  
 敗矣三代後創業之君大率皆以馬上得之未  
 有不在身行間經涉鋒刃者而獨漢之光  
 武唐之太宗後唐之莊宗則又身先士卒陷眾  
 推堅稱千古英雄之將也至曉暢兵情諳練韜  
 畧則太宗其尤矣兵豈能皆疆以弱當疆以疆  
 當弱乘除而挫損之則勝數常在於我也它日



又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皆戰之髓也此所以兵不留行而往無迎刃也

又語李靖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孰

堪大用者靖對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

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

聖言不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

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

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善醫者必察藥性善馭者必察將才知其性而後藥可使效辨其才而器使之而後將可以收功也漢祖於魏將尚察知之度其識幹之不能當所遣也此所以往有成功也觀太宗之評李

勣道宗薛萬徹其長其短若銖稱而寸量之者此豈徒以濟國事劑量配合救弊補偏所以駕馭而成全之者他日又謂靖曰古者出師命將

又必盡其道矣

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

授之以斧曰從此下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

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

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其儀如何靖

對曰臣竊意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

於神也授斧鉞推其轂者所以委寄與權也今

陛下每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



徼以神至矣每任將必使之得便宜從事此則  
 假以權至矣亦何異於致齋推轂古禮義同不  
 須叅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事為後法又聞  
 語李靖朕觀諸葛亮謂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  
 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疑此非  
 極致之談靖曰武侯誠有激而云臣按孫子曰  
 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  
 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法也  
 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

者言已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故兵有制雖庸將  
 保不敗若兵自亂賢將危之矣又何疑焉上喟  
 然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  
 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  
 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  
 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推轂授  
誠如靖言可不講至臨軒遣將之禮則似不可  
以不行也將以三軍司命寄之乎一人而不可  
重乎教閱之法尤不可忽此孔明所以謂有制  
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蓋契緊於此也李靖  
復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  
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



者庶幾成有制之兵也此其中節度必無過乎  
 古法而當乎人情蓋三代後制兵之善無過衛  
 公者矣惜乎其法之不盡傳於世也以太宗時  
 兵彊士勇何如而靖尚有譏於教閱之未盡如  
 法也後當  
 如何哉

門人 李盧弘 進校 類

將將紀八卷終





